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目錄

漢

劉梁

辨和同論

李固

災異策對

援日南議

皇甫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

陳蕃

諫封賞內寵疏

劉瑜

陳事書

劉陶

鑄錢議

張敞

上王暢奏記

傅燮

請誅中官疏

蔡邕

上靈帝封事

幽冀刺史久闕疏

諫伐鮮卑議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郭有道碑文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鄭康成

詩譜序

孔融

肉刑議

告高密縣教

應劭

上漢儀疏

陳琳

爲袁紹檄豫州

爲袁紹與公孫瓚書

臧洪

報陳琳書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雋化大行

辨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劑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謂驕陵之戰爲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諡法亂而不損曰厲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國令尹名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望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望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驕陵之役申亥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楚恭王與驕陵之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口遂醉城而飲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問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爲戮

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紇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答云云。

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紇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答云云。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庶，衆也。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回，邪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

故解孤蒙神奚之薦。左傳：晉神奚請老，晉侯問焉。稱解孤其譽也。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勃鞞，晉寺人披也。左傳：公子重耳於驪，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傳瑕以順屬為敗。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天陵，獲恭而赦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傳瑕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達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遠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官至太尉，為梁冀所殺。

災異策對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詔問為政所宜，故對策願帝覽其對，即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也。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

意愈婉而氣愈直
議論碩辭可刊金

西山真德秀曰按
漢氏貴戚未及期
年不過榮顯兼加
而已左雄既諫止
其封李固又欲抑
各其寵忠臣之心
應於未形大抵如
此使順帝能早從
其言則國家異時
無弑逆之禍梁氏
亦免赤族之誅豈
木休哉
臣德宜曰女子小人
孔子以為難養懷連
蔓結陰淫實乘正月
警霜所由刺也國能
痛切指陳勝於馬融
張衡所對遠矣

臣鴻緒曰歷指時政
不減長沙之哭而尚
書喉舌善論尤識治
體

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
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
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也。知義
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嬪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負古書典
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
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會不
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
加。未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
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
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
之中臣。昔館陶公主光武弟三女。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
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賦布。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
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
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時
之復振。此言勤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起。
詩作震

老成卓偉之言自爾伉正

臣廷敬曰積賢為道精義不磨易言後手運始詩言謫謫王多吉士即此義也

萬里赴援既言其大又能策畫方略條論井然謀國之忠何其慷慨也水心葉過曰李固敢發兵之議夫交

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陳事疏時國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純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援日南議永和二年。日南。東。松。微。外。蠻。夷。圍。儋。等。反。攻。郡。縣。順。帝。召。公。卿。百。官。會。議。遂。大。將。發。剿。揚。究。議。四。萬。人。赴。之。固。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駁。議。四。府。悉。從。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桀桀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

阻九真反而欲以
兇豫揚州赴之不
待知者而知其不
可用矣然當時士
大夫所見皆如此
者蓋有冠即發兵
發近不能勝則發
遠乃目前實行之
事故也觀固歷義
利害豪釐無遺借
箸而籌蓋不足道
信儒者之英傑也
臣乾學曰命端無
州郡可任此沿荒
之要訣蓋邊疆之
各欲自衛其身家
地則情實易得習
則強弱相當第用
能吏須之便足辦
也

披歷直陳於對策
中尤為奇持

西山真德秀曰皇
南規舟楫之喻可
謂忠矣使冀能以
保國全家為心諮
善道惟新令圖
以濟國家於險則
同舟之人其有不
安者乎同舟之人
安矣操楫之人其

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驛馬之食
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
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百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
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
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
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
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
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
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泰山太守徵拜
議郎後為度遼將軍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

舉賢良方正對策

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富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
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
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
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
光早魘為虐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謹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
黜遣披婦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劭之任為社稷之鎮加
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順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

有不與者乎。願方
憤其忠言欲真之
死所謂安危利害
而樂其所以亡也
不仁之人可與言
哉

臣英曰喻君民於采
舟喻輔弼於操機數
語扼要遂為一篇警
策

勳典峭利之中自
有沉摯深厚之氣
水心葉通曰今世
學者論陳蕃只舉
後一節更不記以
前事有事社稷者
社稷是為有事君
人者容悅是為觀
其正已正物終始
以次下之重自任
歷數一漢自李固
之外更無人焉然
既有賈后父子天
下在掌握自古得
時未有如此却是
蕃自感迫壞之哀
哉夫以蕃終身自
治尚不做得後一
節其不如蕃者豈

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能平志
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方審
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詭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
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詆諛之言。不
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陞紫庭。怖懼失守。言不
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官至太傅。上疏請誅曹節。王甫等為節等所害。

諫封賞內寵疏時桓帝封賞。賜制內寵。張盛。蕃上疏。帝頗納其言。寫出宮女五百餘人。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一土。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不侯。而問追
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徵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
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
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
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
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西宮災。注云。莊桓公以衛嬖為嬖。且聚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嬖。楚女廢居西宮。悲怨所生也。且聚
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
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今當作。今皆謂獄訟怨起。何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謬書。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優能育為事功難
易人材品目真本
易言有志於古人
者其寧不深淵薄
水日慎一日乎
倚折當時之弊極
情致文亦減折
古者

劉瑜

字季節廣人桓帝延熹中拜議郎實武

陳事書

瑜初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節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獲見顯舉誠冀臣
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諫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
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
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僭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
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采芣芣至也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婦人
所以怨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
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匹婦尚有城崩霜囿之異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王信譖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降霜况乃羣輩吝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
齊莊公襲莒祀梁殖戰死其妻就夫屍于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月令孟夏之月無有壅
無罪而覆人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
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
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
廣諫道古者天子有諫臣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

因鑄治而及農殖
其知本之論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怪怪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惛悖

劉陶 字子奇一名偉潯陽人漢北王勃之後靈帝時爲御

鑄錢議 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問乃上議帝竟不鑄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周武王之族見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得木藁言喜悅也

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宋民當是以先王觀

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遺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慮靡廬之事豈

謂錢貨之厚薄珠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使百姓渴無

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

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

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

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鍔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鐵刻也聽民庶之謠吟

問路叟之所憂說苑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甚悲避車而問之與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

三光之文耀說苑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甚悲避車而問之與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適食之災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

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鴈之篇鴻鴈于飛蕭蕭

其羽之子于征勿勞于野鴻鴈于

臣乾鑿曰民可百年無債不可一日有錢苟得治財之極要常輕幣重之紛紛自在可畧也又歸重於禁止侵奪尤爲碩畫

瓊山丘藩曰劉陶所謂民可百年無債不可一日有錢此至言也民之所也務必使錢常不至於多餘錢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則民無苦飢者矣

刑如行恩求
義若禮賢洵為
精義名言

水心葉遂曰王暢
疾惡有發屋伐樹
堙井夷竈之事東
漢中世以後名士
之患大率如此又
不知當時所謂豪
強者何如而疾之
已甚昔以今世所
見則雖有可議孟
以善形惡自是義
理中偏測之累故
孟子亦謂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
孔孟在春秋戰國
其亂豈不愈於順
恒之世然葉遂不

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言壞滅之
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作也
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
追悟匹婦吟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遇時未適人當欄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
今反無識也豈為嫁故哉
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小雅白駒之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餓及骨並噬無
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
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亡何魚潰而亡也蓋言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結繼枯之
末由牛之鼎謂大鼎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小雅大東之辭臣東野狂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
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張敞
功曹

上王暢奏記

暢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搜治賊物或至發屋
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敞奏記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綆繁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
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
大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
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
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園千
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
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
不如行恩華華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隨國之盜奔秦也虞芮
入境讓心自生文王為西伯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國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
長虞芮二人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國人所耻曷為取辱遂相與讓不見西伯而還化人

可屈於惡又不能
勝惡其道只得出
此而東漢儒者欲
以不平之意加于
教法之上求以勝
天下之不肖宜其
屢發而屢挫也
陳慨上書情最真
至

湛深經術曉達時
務封事之佳者

在德不在用刑

傳燮

字南容北地涇州人官漢陽太守

請詠中官疏

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謂之靈帝猶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善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誠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枉軀之戮矣白起賜死於軀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蔡邕

字伯喈陳圉人爲郎中校書東觀漢記董卓辟拜侍御史遷尚書卓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上靈帝封事

時邕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異電蝗蟲之害又鬪里犯境役賦及民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霹靂陽氣之動也辟者歷反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除猶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

注社論曰論列七事
根據古義無一支雙
語絕類劉向諸疏

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
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
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
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月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
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小汚謂病及死也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
戒未嘗有廢至于宅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議修山川百神草祀以祈豐年又宗廟前後
祀五帝于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嶽柴岱宗爲人祈福
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
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
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咎風霆
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
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
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任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
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
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讜宣
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
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辜懷瑕
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三公聽探
長吏臧否

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

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

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人

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

平和也。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

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

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士競利。作者鼎沸。其高

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

時召諸生能爲文賦者。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之徒。待制鴻

都門下。喜陳閭里小事。帝悅之。優見擢用。

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

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以爲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

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

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疊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

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僞。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

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

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祖謂將。蔡祖祭于庭。載升柩于車也。

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

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輟機。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

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之

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邕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宜復孝子舍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幽冀刺史久闕疏

官也于是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帝不省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讓為名職以耶為貴知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贈伏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

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

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輦起莫能禁討

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

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時天下分為十三州言十一州之人皆有婚姻

往來如史湖還幽陽太守其妻薛氏女以三五避避轉拜平陽相也

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

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

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約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畱閣邪昔孝

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徙中為內史為梁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買臣宣帝時

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冀州刺史敞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

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五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應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

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

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臣懷懷瞽言惟陛下畱神再省三省

諫伐鮮卑議

靈帝時幽冀三州緣邊諸郡歲被鮮卑抄略熹平六年詔地太守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未許會護羌校尉田晏先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中常侍

引據多於論斷然
具有精理碩畫

臣執學曰豈文詞古
質善為碑版之體其
疏議獨為暢達絕類
西漢文章

王甫為請帝乃拜嬰為破鮮卑中郎將與育并力討
賊大抵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上議帝不從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關顏瀚海之事關顏山名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

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天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時私

鑄錢賣鹽者欽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緡絲也緡錢二千二百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

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

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有晏有夏育晏則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

足之蚡搔蚡音介搔新列反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癰必燒反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

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蠅校寇雖音以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

肝食乎肝晚也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

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

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

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